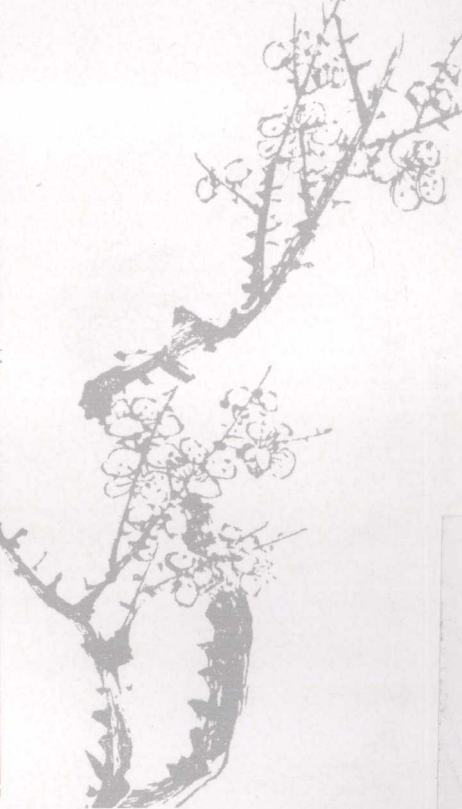


歷代史料筆記叢刊

清代史料筆記

鈍吟雜錄



中華書局

Z429.49
05

014011608

清代史料筆記叢刊

鈍吟雜錄

中華書局



2429.49
05



北航

C1698566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鈍吟雜錄/(清)馮班撰;(清)何焯評;李鵬點校. —北京:中華書局,2013. 10

(清代史料筆記叢刊)

ISBN 978-7-101-09634-7

I. 鈍… II. ①馮…②何…③李… III. 雜著-中國-清代 IV. Z429.4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217621 號

責任編輯: 李 爽

清代史料筆記叢刊

鈍 吟 雜 錄

[清]馮 班 撰

[清]何 焯 評

李 鵬 點 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7%印張·2 插頁·152 千字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000 冊 定價: 26.00 元

ISBN 978-7-101-09634-7

點校說明

馮班（一六〇四—一六七二），字定遠，號鈍吟老人，江蘇常熟人，明諸生。著述頗多，有鈍吟全集二十三卷，分別爲馮氏小集三卷、鈍吟集三卷、鈍吟別集一卷、鈍吟餘集一卷、遊仙詩二卷、鈍吟老人集外詩一卷、鈍吟樂府一卷、鈍吟老人文稿一卷、鈍吟雜錄十卷。此外尚有鈍吟書要一卷存世，然所述內容不出鈍吟雜錄卷中所載，唯若干文字略有出入而已。馮班與其兄馮舒齊名，稱「二馮」。清史列傳說馮班「性不諧俗，意所不可，掉臂去。有所得，曼聲長吟，旁若無人。然當其被酒無聊，抑鬱憤懣，輒就座中痛哭。班行第二，時目爲『二癡』」。清史稿文苑傳也有馮班傳。關於馮班生年，錢大昕疑年錄作明萬曆四十二年（一六一四），不足據，因爲鈍吟雜錄卷十將死之鳴馮班自言「年近七十」，而陸貽典鈍吟餘集序明言馮班「辛亥孟冬，老病卧床……越二旬，定遠正定端坐而化」，辛亥爲一六七一年，由此卒年上推七十年，絕不會是生於一六一四年。姜亮夫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作萬曆三十年（一六〇二），今人江慶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則據沈道乾馮鈍吟年

譜稿斷爲一六〇四年。此處姑從江說。

鈍吟雜錄一書，內分家戒二卷、正俗一卷、讀古淺說一卷、嚴氏糾謬一卷、日記一卷、誠子帖一卷、遺言一卷、通鑑綱目糾謬一卷、將死之鳴一卷。該書曾被四庫全書子部收錄，四庫館臣所撰提要云：「家戒多涉歷世故之言，其論明末儒者之弊，頗爲深切；正俗皆論詩法；讀古淺說多評詩文；日記多說筆法字學，皆間附雜論；嚴氏糾謬辨嚴羽滄浪詩話之非；誠子帖多評古帖，論筆法，末附以社約四則，皆論讀書之法；遺言、將死之鳴皆與家戒相出入；通鑑綱目糾謬尚未成書，僅標識五條，武錄而存之耳。」

馮班學有本源，極爲博雅，於經史小學，皆有根柢。經歷世變之後，反思明代覆亡，對明末儒者承宋儒而來的空談性理、束書不觀以及迂執不通世務、不事功業、不近人情多所不滿，鈍吟雜錄中於此反復致意，矛頭甚至直指程朱，直言「儒者之是非，當裁之以聖人之言。苟不合於仲尼，雖程朱亦不可從也」（卷一）。爲矯時弊，馮班提倡「儒者之業，莫如讀書」（卷一），而鈍吟雜錄書中論列，多爲馮班讀書有得之一家之言。除了卷九通鑑綱目糾謬數條辯駁精彩外，像卷四針對班固漢書司馬遷傳贊中「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的說法，認爲這是把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合在一起說，「太史談在文、景時，故尚黃老；太史遷在武帝時，故重儒；亦隨時而已。然子長不爲無心於儒學」，以及同卷中駁衛宏定古

文尚書序有關伏生向晁錯傳授尚書經的說法，見解都極爲獨到。又如，卷八論歷代黨爭，謂「漢人之黨，君子小人相攻也」；唐之牛、李，功名之士攻功名之士也；宋之蜀、洛，君子不相容也」，亦不爲無見。馮班經史方面的造詣，於此可窺一斑。馮班認爲，讀經史，治學問，首先得懂文字訓詁之學，故謂爾雅一書「乃詩書之義訓。不讀此，如何讀詩書？」此小學也。夫子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非此書，則詩人之興遂不可解矣」（卷四）。似此之類，實已開清代朴學之端。但與後來漢學以文獻考據爲能事不同，馮班認爲讀書的目的是經世致用，因此稱贊「趙普用半部論語治天下，大是會讀書」（卷一），認爲「漢儒釋經不必盡合，然斷大事、決大疑，可以立、可以權，是有用之學」（卷一）。因此，從馮班的相關議論中，能够略窺明末清初思想潮流變遷之一端。

馮班師從錢謙益，爲清初虞山詩派中堅。在論詩方面，馮班和錢謙益一樣，對明代前後七子專宗盛唐頗不以爲然。馮班認爲，王世貞、李攀龍等人的詩學觀點實則源於嚴羽滄浪詩話，因此在鈍吟雜錄一書中，他單列嚴氏糾謬一卷辯駁嚴羽相關觀點，集矢於詩禪關係及詩歌辨體。馮班的辯駁，在當時及後世均影響極大。據趙執信鈍吟集序，「其鈍吟雜錄八卷，先生長子行賢嘗攜以入都，大爲時流惊怪。中間嚴氏糾謬一卷，尤鉅公所深忌者」。吳喬與趙執信則服膺馮班之論，吳喬撰圍爐詩話多采馮說，而趙執信甚至「具朝服

下拜，嘗以私淑門人刺焚於定遠墓前（文獻徵存錄卷二）。但與錢謙益矯七子之弊轉而學宋元不同，馮班詩學晚唐溫、李，錢謙益馮定遠詩序謂：「其爲詩沉酣六代，出入於義山、牧之、庭筠之間。」除專論滄浪詩話之弊外，書中論詩、論文多有見解不俗處，如謂「東坡書有壞筆，詩有壞句。大家舉止，學他不得」（卷四）、「韓吏部變今文爲古文，歐陽公變古文爲今文」（卷六）之類，頗引人深思。而有關樂府及詩歌辨體的論述，尤爲受到古今研究者的重視。雪樵曾將卷三中三則論述樂府的文字與馮班文集中的古今樂府論、論樂府與錢頤仲、論歌行與葉祖德三篇專題論文輯在一起，冠以鈍吟雜錄之名。該輯本後來被丁福保輯入清詩話中。

詩文之外，馮班在書法方面也頗有造詣，皇清書史卷一馮班條引蘇州府志謂其「書法四體皆能，尤工小楷，有晉唐風致」。鈍吟雜錄一書，記錄了馮班學習書法的甘苦之言、經驗之談，如謂練習書法「先學間架，古人所謂結字也；間架既明，則學用筆。間架可看石碑，用筆非真跡不可」（卷二）。此外，書中還有不少他研究書法史的獨到之見，如謂「畫有南北，書亦有南北」、「晉人書盡理，唐人盡法，宋人多用新意，自以爲過唐人，實不及也」（卷六）等。諸如此類，都值得後來研究者參考。

鈍吟雜錄一書，最初似只有前六卷，因爲漁洋山人感舊集卷四馮班名下小序錄池北

偶談，謂「馮定遠博雅善持論，著鈍吟雜錄六卷，論文多前人所未發」。可見，王士禛所見該書爲六卷本。而據上引清康熙四十五年（一七〇六）趙執信序言，在馮班死後，其長子馮行賢曾攜八卷本入都，趙執信和陶元淳「手錄而講習之」，「執信學之三十年」，則大概在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前後，即馮班死後四五年，曾編有八卷本鈍吟雜錄。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馮武序述及鈍吟雜錄一書編輯過程謂：「公著書無定所，或書友人齋頭，或書旁行側理，以故歿後多散軼。武竭蹶求之，數年於茲矣，僅得九種，編成十卷，題曰鈍吟雜錄，以公嘗自號鈍吟老人云爾。」讀古淺說，病中囑黃子鴻授武者，家誠則得於家補之；正俗係女弟子董雙成所寄，日記乃得於僧飲章行囊中，嚴氏糾謬參見諸本，今另爲一卷；誠子帖散見於小啓。編成後，家履中緘寄綱目糾謬五則暨遺言、遺囑三種。」據此，大概在八卷本的基礎上又增加了通鑑綱目糾謬及將死之鳴二卷，遂成十卷。由於全書不是馮班手定，誠子帖以下係後人搜輯，因此在內容上前後多有重複處。馮班自己曾說：「近日讀書，多有所見與人不同。前有草藁，爲竇伯取去，甚好意也。然意中頗有所欲更定處，不可漫留以誤後人也。」（卷七）如此，則書中論列實有其不敢自信處，然就同一問題反復叮嚀，一再述及，則恰恰可見馮班對相關問題的重視以及他對自己觀點的堅持。

管見所及，現存鈍吟雜錄一書，大致可分爲兩個版本系統：一是鈍吟全集本；一是何焯評本。後者附有何焯針對馮班原文所作的評語。

鈍吟全集主要有兩種：一種有康熙十八年馮武序，另一種則還附有康熙四十五年趙執信序。前者當即原刻本，書名頁分三欄，中欄題「鈍吟全集」，右欄題「虞山馮定遠先生著」（虞山）錢牧齋先生編」，左欄題「文藁附」。書中馮氏小集版心題有「汲古閣」字樣，此即陸貽典康熙七年（一六六八）序所謂「而其詩刻，僅馮氏小集百餘首，其友毛氏潛在實任梨棗之役」。書中鈍吟老人集外詩中有和許貞服贈葉祖仁次韻一詩，詩中「英雄惟許劉玄德」一句，「玄」字不缺筆，然書中鈍吟文稿中有一篇陸敕先玄要齋稿序及鈍吟集中詩句，則諱「玄」字。後者與前者較，除了個別字詞有異文外，主要有三處不同：一是書名頁左欄題「文藁雜錄附」，多了「雜錄」二字，二是該書鈍吟雜錄卷八有闕文，所闕處均爲同一人名——程子尚；三是卷末附有趙執信序。除此之外，不僅版式、行款與前者全同，馮氏小集版心亦有「汲古閣」字樣，而且連是否諱「玄」字情況也完全一致，應該是前者的翻刻本。四庫全書所收鈍吟雜錄係從鈍吟全集中析出，而且從第八卷闕文情況來看，所據底本或即爲附有趙執信序的本子。由於乾隆痛斥錢謙益爲「貳臣」，禁毀其著作，四庫全書所收鈍吟雜錄凡是牽涉到錢謙益處均作了改動，有些甚至徑直刪去，如卷三「錢牧翁教

人作詩「條整條刪去，卷七」樂天見李義山云……「條刪去」錢牧翁學元裕之，不啻過之……等。而且，書中卷十「點者損人……」以下四條有闕文，當是據以抄錄的底本該頁下端缺損所致。

何焯評本系統的鈍吟雜錄第八卷闕文情況與四庫全書本相同，然以書中馮班原文與兩種鈍吟全集本較，除了有些條目分合不一外，卷四及卷五還多出若干條目。可見，該系統的馮班原文應該在兩種鈍吟全集本外別有所據。該系統主要有清嘉慶間張海鵬輯借月山房彙鈔本、道光四年（一八二四）上海陳璜編澤古齋重鈔本及道光間錢熙祚輯指海本。借月山房彙鈔本鈍吟雜錄卷首錄該書欽定四庫全書提要一則，卷末署「嘉慶十二年十二月張海鵬若雲校梓」，涉及錢謙益處沒有刪改，僅以墨釘處理。澤古齋重鈔一書係陳氏購得張海鵬借月山房彙鈔火災之後剩餘版片重編補刻而成，該書所收鈍吟雜錄也有補刻的板片，如卷一馮班原文「所謂詞章不工者」，「工」訛爲「王」，而此字借月山房彙鈔本不訛，因此該頁當爲後來補刻。指海本鈍吟雜錄，卷末署「皇清道光二十一年歲次辛丑金山錢熙祚錫之甫校梓」，版式、行款全同借月山房彙鈔本，如後者總目第五卷爲「嚴氏糾」，奪一「繆」字，該本此處亦奪「繆」字，而涉及錢謙益處，或亦作墨釘，或不諱，顯然是據後者翻刻的。民國年間影印出版鈍吟雜錄，所據也多爲借月山房彙鈔本。

何焯（一六六一—一七三二），字貺瞻，號茶仙、香案小吏，學者稱義門先生，江蘇長洲人，康熙四十二年（一七〇三）特賜進士，歿後贈侍讀學士，著名學者、書家，精於校書，有義門讀書記傳世。他爲鈍吟雜錄一書所作評語，除了疏解馮班話語所指及相關出處可供讀者參考外，亦有補足馮氏原文、相得益彰者。例如，前述卷四讀古淺說駁衛宏定古文尚書序有關伏生向晁錯傳授尚書經的說法之後，何氏評論引用胡渭生的辯護之辭，認爲衛宏所說也未必全是鑿空之詞，胡氏的辯護與馮氏的駁斥可謂交相映發。又如，卷五嚴氏糾謬「凡喻者……」何氏評曰：「劉後村有云：『詩家以少陵爲祖，其說曰：語不驚人死不休；禪家以達摩爲祖，其說曰：不立文字。詩之不可爲禪，猶禪之不可爲詩。』此論足使羽卿輩結舌。」所引劉後村的話，則補充了馮氏的論述。但何焯崇程朱，對馮氏攻擊宋儒尤其是程朱之言多所辯正與迴護，二人宗尚之不同顯而易見。

綜上，康熙四十五年趙執信序鈍吟全集本係康熙十八年原刻本的翻刻本，二者文字基本無異同，但後者卷八無闕文。借月山房彙鈔本馮班原文有若干多出條目，當係出自鈍吟全集本之外的另一版本；而該本所附何焯評語對讀者而言頗具參考價值。因此，本次校點，以康熙十八年原刻鈍吟全集本爲底本，校以借月山房彙鈔本（簡稱「彙鈔本」），並將彙鈔本中何焯評語逐錄過來，以注釋的形式綴於每一條之後。馮班原書中

的注釋語句，則用小一號字體附於所注原文之下。而馮班原文底本同一條用空格區隔處則一仍其舊。

對校過程中，在條目分合上，間有據參校本改底本的，於卷末出校勘記。若底本與參校本雖然有異，而以底本的分條爲優，則仍從底本，不出校記。個別文字有異同，底本有誤據參校本改者以及難以判斷對錯者，均出校記；底本無誤者，仍從底本，不出校記。對於底本中的避諱字及明顯的訛誤等，徑予改回或改正，不出校記。底本及彙錄何焯評語原缺字處用□予以標示。

爲方便讀者參考，點校者將馮班鈍吟老人文稿中與鈍吟雜錄條目所述相關的文章，見於他書的序文、何焯義門讀書記引述馮班語、馮班傳記資料以及重要書目著錄提要等作爲附錄。

本書校點過程中，李愛輝女士貢獻頗多，唐光榮先生也審讀了部分稿件，提出許多寶貴意見，而編輯李爽女士更是以其細緻和盡責對稿件進行了嚴格把關。對於他們的無私幫助和默默付出，我謹致以由衷的感謝！

平時在讀書過程中，我也經常抱怨一些古籍整理本錯訛甚多，而如今奉呈諸位尊敬的讀者面前的這一點校本，雖經諸多努力，然而我知道也遠非盡善盡美，間亦有不敢自必

鈍吟雜錄敘

天下非無嗜書好古者也，然竊謂有二病焉：不具一知半解，縱涉獵經史百家，究不得古人要領，其病若青盲；好翻駁古人，不惜誣聖非經，創爲新奇炫世之說，其病若怖頭狂走。青盲之病，病止一身；狂走之病，病在天下後世，非細故也，先仲父定遠公深惡之。公自少厭薄制舉業，專意古學，矻矻至老。其情性激越，忽喜忽怒，里中俗子，皆以爲迂。獨於古人精神脗合，若有夙契，於是非得失處，非信而有徵，不輕下一字也。嘗過家塾，見案頭有少微通鑑一書，正色命武曰：「昔人之事，成敗已見，得失顯然，不須更翻公案。凡爲此者，不過好立議論，求免耳食之誚耳。汝輩讀書，須善審時勢，不可一味將『正心誠意』套語妄斷前人。凡此書及致堂管見，以至近世李氏藏書及金聖歎『才子書』，當如毒蛇虺蝎，以不見爲幸。即歐公、老泉、漁仲、疊山諸公，亦須小心聽之。」嗚呼，斯言也，豈獨爲武也道乎！

公著書無定所，或書友人齋頭，或書旁行側理，以故歿後多散軼。武竭蹶求之，數年

於茲矣，僅得九種，編成十卷，題曰鈍吟雜錄，以公嘗自號鈍吟老人云爾。讀古淺說，病中囑黃子鴻授武者，家誠則得於家補之；正俗係女弟子董雙成所寄；日記乃得於僧飲章行囊中；嚴氏糾謬參見諸本，今另爲一卷；誠子帖散見於小啓。編成後，家履中緘寄綱目糾謬五則暨遺言、遺囑三種。其餘尚有壁論三卷，讀古心鑒、葫蘆私語、畫論數種，無從尋覓，亡失頗多。有同嗜者，諒當公之千古，不至如向子期南華注也。

武向讀顏氏家訓、夢溪筆談、履齋示兒編、容齋隨筆諸書，未嘗不歎古人學問真有功後學。公之斯編，多發諸公之未發，使讀之者，知古人之學自有人處，如康衢大川，一望了然，當不徒使下劣惡見，蟠踞胸中，塞斷多生正見也。武幼遭家難，孤露失學，未能敬承家訓，謹略述所聞以及搜訪之艱如此。

己未仲春上澣，猶子武再拜謹記。

目錄

鈍吟雜錄敘	一	附錄一	
鈍吟雜錄	一	馮班相關文章	一三七
卷一 家戒上	一	附錄二	
卷二 家戒下	一八	何焯義門讀書記引馮班語	一六三
卷三 正俗	一五	附錄三	
卷四 讀古淺說	一五	鈍吟全集序文	一八三
卷五 嚴氏糾謬	一五	附錄四	
卷六 日記	一五	馮班傳記資料	一八九
卷七 誠子帖附社約	一〇	附錄五	
卷八 遺言	一七	論及馮班文	一九四
卷九 通鑑綱目糾謬	一六	附錄六	
卷十 將死之鳴	一四	相關提要	二二七

鈍吟雜錄卷一 家戒上

讀李習之答朱載言書云：「其理是而詞章不能工者，太公家教也。」今此書不傳，習之所謂不工者我不能與之覆較。顧嘗思之矣：謂之家教，是父兄以教其子弟者也，不應雕飾文詞；其理是矣，則於聖人之所謂修身齊家，人以事父兄、出以事長上者，必有當焉矣。是天下之良書也。惜哉！我不及見，不得采取以善我身、教我子弟，可勝歎耶！我無行少年，不自愛，不堪爲子弟之法式。然自八九歲讀古聖賢之書，至今六十餘年，所知不少，更歷事故，往往有所悟。家有四子，每思以所知示之。少年性快，老人諄諄之言非所樂聞，不至頭觸屏風而睡，亦已足矣。無如之何，筆之於書，或冀有時一讀，未必無益也。是即李習之所謂詞章不工者，勿以文字求我。

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只如此，便完全是個堯舜。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俗人只爲不知學問，識